

謙遜

天 行

明末大儒顧炎武（亭林）在「廣師」一篇文章裡，說他自己：

夫學究天人，確乎不拔，吾不如王寅旭；讀書為己，探蹟洞微，吾不如楊雪臣；獨精三禮，卓然經師，吾不如張稷若；蕭然物外，自得天機，吾不如傅青主；堅苦力學，無師而成，吾不如李中孚；險阻備嘗，與時屈伸，吾不如路安卿；博聞強記，群書之府，吾不如吳任臣；文章爾雅，宅心和厚，吾不如朱錫鬯；好學不倦，篤於朋友，吾不如王山史；精心六書，信而好古，吾不如張力臣。

這些人當中我輩現在還稍微熟悉的，只有朱彝尊（錫鬯），其次是李二曲（中孚），還有傅青主是名醫。其餘雖然是當時著名的學者，一般人都不知道是誰。顧亭林一代大儒，不但學問淵博，也是聖賢，自謙如此，叫人格外敬仰。他的話不可不信，因為他是誠實人，也不能全信。他舉出的各人當然各有專長，若說他某些方面不如他們，未必真確。了不起的是他肯自認不如。

最近看了一文「文明之聲」記英國名散文家畢額本，有一段話正和顧亭林的話相同，并錄如下（蕭伯納稱他為「不可比」（意即「無雙」）：

我並不是不可比的……，例如拿我當散文家跟別的散文家來比……比起藍姆來，我遠不及他有人情味；比起亥斯立來，我遠不及他有智力；我在貝洛身邊，多麼無知；切司特吞的精神十足，文思泉

湧，叫我慚愧；司屈一定覺得我心智紊亂，也很粗陋；盧克斯的筆調比我輕俏得多……

這些作家的確是一時之選，有旁人不可及的地方，可是誰（除了藍姆吧）能比得上他呢？他的話也是不可不信，也不能全信。他的精妙，他們全不能及，他們也都承認（除了藍姆已經死了），及不上他。

「說郛」卷三十一引「藝圃折中」裡鄭厚的話：「李謫仙（白）詩中龍也，矯矯焉不受約束。杜（甫）則麟遊靈囿，鳳鳴朝陽，自是人間瑞物。施諸工用，則力牛服箱，德驥駕輅，李亦不能為也。陶淵明逸鶴狂風，閑鷗忘海；鮑明遠（照）則高鴻決漠，孤鶻破霜；孟東野則秋蛩草根，白樂天則春鶯柳陰。皆造化中一妙……。」可見文人各有所長，也各有所短。謙遜的人只看見別人的長處，自己的短處；自大的人正相反。不過真正有才學的人多數是謙遜的，因為見到宇宙大，不免覺自己小。

清末的曾國藩是偉人，現代的人因為他沒有乘機推翻滿清批評他，把他貶低了。不過他治學、治事、治軍，都有過人之處，做人也有了不起的地方。他給他九弟沅浦的信裡說自己：「余生平之失，在志大而才疏，有實心而乏實力，望是百無一成。」其實他是很有成就的人。下面說，「李次青之才，實不可及，吾在外數年，獨慚對此人。弟可與之常通書信，一則稍表余之歉忱，一則凡事可以請益。」我們不知道李次青是什麼人，他這樣重視，對他慚愧，信裡一再提到（「次青

非常之才」)。「致諸弟」的信裡說起請教師：

近處惟羅研生兄，是我心中佩仰之人，其學問俱有本原，於說文、音學、輿地，尤其所長，而詩古文辭及行楷書法，亦皆講求有年。

另一封「致諸弟」的信裡提到：

現在朋友愈多，講躬行心得者，則有鏡海先生，艮峰前輩，吳竹如、竇蘭泉、馮樹堂。窮經知道者，則有吳子序、邵蕙西。講詩文學而藝通於道者！則有何子貞。才氣奔放，則有湯海秋。英氣逼人，志大神靜，則有黃子壽。

又「致諸弟」：

蓋子貞之學，長於五事，一曰儀禮精，二曰漢書熟，三曰說文精，四曰各體詩好，五曰字好。此五事者，渠意皆欲有所傳於後世。以余觀之，此三者，余不甚精，不知深淺究竟如何。若字則必傳千古無疑矣。

他的話一點不錯，何紹基的字是大家真傳千古了。因為他的字好，別方面的長處我們都忽略了。曾國藩總說自己不及人。「世說新語」上記當時人批評阮思曠「骨氣不及（王）右軍，簡秀不如真長，韶潤不如仲祖，思致不如淵源，而兼有諸人之美。」曾國藩也許是阮思曠這樣的人。

古人多有謙德。以杜甫詩才之高，他佩服李白，說「白也詩無敵，飄然思不群」。又贊他「筆落驚風雨，詩成泣鬼神」。他稱贊唐初四傑

的作品「不廢江河萬古流」，說那些批評王勃、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的人「爾曹身與名俱滅」。說庾信「凌雲健筆意縱橫」。又說「不薄今人愛古人，清詞麗句必為鄰」（只要有好的作品就應該親近）。李白對孟浩然也表示欽佩，「吾愛孟夫子」，說他「高山安可仰，（他自己）徒此挹清芬」而已。李白的天才橫溢，而對孟浩然這樣欽仰，令人更敬重他，愛他。

錢大昕「十駕齋養新錄」卷十八講「文人勿相輕」，提到：

薛能小有才，而妄自稱詡。其論詩有「李白終無取」之句，又云：「我生若在開元日，不遣名為李翰林」（「全唐詩」作「爭遣」），真令人絕倒矣。能從事蜀川日，每短諸葛（亮）功業，有詩云：「陣圖（指八陣圖）誰許可？廟貌我揶揄」。又云：「焚卻蜀書宜不讀，武侯無可律吾身」。其狂惑喪心如此，宜乎不令終也？

這個薛能大家都不大熟悉，少數人知道他是唐朝的進士，做到工部尚書。不過他真正是「身與名俱滅了」，杜甫、諸葛亮都活在人心裡，所謂「不廢江河萬古流」的人。

孔子說「吾不如老農」，又說，「吾不如老圃」。人在某方面不如別人（只有德行欠缺是例外），並不是羞恥。鑄文不如人更無所謂，只要自己還有一技之長。還有人喜歡說，某一件事某人做起來世界第一。我們可以說某人是世界重量級拳擊冠軍，恐怕真是誰也打不過他。就連這種冠軍是否全世界第一都很難說，因宇宙之間，有絕技或神力的

不知道有多少呢。

附記：「全唐詩」裡有薛能四卷詩。他家給大將周岌屠殺。所以錢大昕說他「不令終」。他每天寫一首詩，也算嗜好深的了，而並無精品留下來。他還有一首詩裡說：「當時諸葛成何事？只合終身作臥龍。」還有他看了劉得仁的詩集，很看不起，就題句還給他云：「百首如一首，卷初如卷終」，口氣尖刻極了。他雖然自以為了不起，選家從來沒有選過他一首時。